

艺谭入门

# 他只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 ——《樱桃的滋味》读后感

傅晓慧



我猜测,很多被现代好莱坞大片熏陶出“电影美学”观念的观众可能不大会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执导的影片吧。因为这位伊朗导演从来都不认为调动一切高科技手段、利用所有光电声色打造出来的电影会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有着自身独立理念,并且总是背靠着身后广袤的伊朗土地、深厚的伊朗文化的导演,阿巴斯“固执”地认为:用镜头对观众进行灌输实在无趣。电影都是“谎言”,导演要做的是以影像构建起的“谎言”暗示出一份真实,一份深刻的人性真实。

阿巴斯不拍商业电影,他只拍自己想拍的电影,但他决不是那种拎着摄影机随意记录一切的所谓先锋导演。他觉得,电影虽然可以是对生活的精确模仿,但你要将所拍摄的杂乱素材变成电影,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否则“导演便无异于房间角落的监控摄像头”。

《樱桃的滋味》一书是阿巴斯对电影的一些想法,是随想随录的思维片段,接近于“手记”,遵循“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简易原则。这样,反而令其中文字有灵光乍现的质地,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强烈且鲜明的艺术家个性——文字背后分明是一个全身心扑在电影上的人,脑子宛如永动机般在时刻不停地琢磨着故事构思、人物表情、镜头剪辑……最有意思的是:阿巴斯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导演,可他听到某人评价他的作品“根本不像是有导演执导的电影”,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极高的赞誉。

《樱桃的滋味》一书坦陈了阿巴斯内心对电影的很多看法,有些看法的确比较特立独行。比如,他喜欢多意、模糊、开放的电影结尾,因为一千个人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喜欢用那些毫无表演经验的人来充当电影主角,“他们能演出最真实的自己”;他基本不看同行的作品,怕被影响……阿巴斯的不少观点,和当下资本为王、工业电影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大环境格格不入,他的部分理念也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肯定,但我欣赏阿巴斯的直率、真诚和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我记得他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说是在某画展上,巴尔扎克和画家一起站在一幅画作前,画中有栋小房子,烟从烟囱里升起……巴尔扎克问了画家很多关于这房子里住着的那户人家的情况。画家一问三不知,并觉得那些细节无关紧要。而巴尔扎克说:“我知道你不在意这样的事情,我很清楚你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住在那儿,屋前的花园里有几只公鸡,母亲准备了什么晚餐以及父亲是否付得起女儿的嫁妆……但如果你知道这些,这会是一幅更好的画。”作为导演,阿巴斯明显站在巴尔扎克这一边,他觉得自己应该知道电影中那些观众不一定能看到、想到的内容。如此,你拍出来的东西,才会比那些“不知细节”的导演给予观众更丰富细腻的感受。

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到《樱桃的滋味》,以及《随风而逝》,阿巴斯的电影,永远是不多的话语,日常的场景,找不到炫技成分。他把想告诉你的都放在镜头里面了,至于你看到没有,那是你的事。他也不费劲为你诠释电影的主题、特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所偏爱的那一类型的电影是观众们不被剥夺理性,不必屈服于感情勒索,但需要用更有意识的眼光看待的事物。因为一部好电影,让你无法动弹。它挑衅,唤醒内在的东西,在电影结束后很久仍在拷问你。一部好电影需要你来完成,在你脑海中,有时是很久之后才能完成。”阿巴斯希望自己的电影里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东西,能“让观众们也干一些活”,这样,“一种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了”。我想正因如此,我们翻看《樱桃的滋味》时,才会被里面的句子打动。其实,是被阿巴斯的激情打动了,他在点燃自己创作欲望的同时,也点燃了观众对艺术的渴望。我承认,如果我不是他的忠实观众的话,我不会去购买并阅读这样一本看上有些凌乱的书,可当我看了以后,发现的是书中话语宛若零珠碎玉,穿在一起,依然宝蕴光含。

阿巴斯是含蓄的,内敛的,也是极简的,可他有事以简胜繁,好比唐人写诗,一首五绝,写尽天地人心,还有余味无穷。他致力于通过电影给予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同时他也是在拓展观众的影视体验能力。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只有观众的审美提高了,电影的质量才能随之上升。

### 艺谭语丝

西方的抽象主义艺术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的始祖有俄国艺术家康丁斯基和马列维奇,荷兰艺术家蒙德里安,法国艺术家德隆涅。当时的抽象主义艺术家比较坦率,发表宣言不掩掩盖,他们认为艺术不反映、不认识现实,艺术的使命仅仅表现艺术家本人的本能的下意识的感受。因此,他们在绘画中往往是斑点、色块和线条“杂乱无章”的组合,在雕塑中是大理石、花岗岩或者金属的“非现实性”的结构;他们认为这是“无对象艺术”。不过,现在玩抽象主义艺术的人,往往会说自己的作品是对现实曲折的、梦幻般的反映,来自心灵的反映。呵呵。

司马雪

### 新片点击

# 颇有意蕴的正邪反转

## ——看影片《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

郁妍捷

糖梅仙子死了。这位先前用巧克力和棒棒糖就一手装扮出了一座浪漫甜蜜的糖果王国、并深受这个国度臣民爱戴的第一任摄政王,这个有着雪白肌肤与纤细身段、喜欢穿着紫色露肩漂亮礼裙的绝世美人,这只一开口便令人无法阻挡的嗲声嗲气、哪怕委屈或者害怕也不改软糯口吻的可爱精灵,连同与这些充满亲和力形象形成明显对照的故事后半段人设——她的固执,她的野心勃勃,她的独裁残暴:糖梅仙子不断向克拉拉公主灌输姜母女王是邪恶暴力的观念,并一再解释只有从老鼠王手里夺回金钥匙才能为其它三个王国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抵御姜母女王的侵略;得到钥匙顺利开启仪器后的糖梅仙子立马利用克拉拉母亲斯塔伯女王的发明放大了一箱箱没有任何独立思想和灵魂的迷你锡兵玩偶,而原本自己许诺这批仅用作防卫用途的士兵转眼竟成了糖梅仙子用来统领进攻姜母女王和她第四王国的傀儡大军,妄图一举统一四个王国,取代逝世的斯塔伯女王成为新的君主;知道了真相的克拉拉与胡桃夹子士兵,以及一开始并不明白其中缘由的鲜花王国摄政王山楂公爵和雪花王国里的冰雪国王,都被糖梅仙子和她的锡兵秘密囚禁在了城堡阁楼,那些有血有肉的士兵们则统统被锁进了地窖;伪装混进城堡试图营救克拉拉的姜母女王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糖梅仙子和锡兵抓住,绑上了仪器台——哪怕姜母女王回忆着当时四个人对斯塔伯女王起誓的誓言,哪怕克拉拉端出了公主的架子对糖梅仙子下达了“不允许”的命令,却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她的决定。随着糖梅仙子按下操作台上的按钮,所有的一切都等到了这个结局的到来。

结果是注定的,以生命终结的方式。而糖梅仙子离开的下场也符合观众对于一个蛇蝎反派的“合理想象”:被克拉拉暗地里偷走了关键零件的仪器逆向运行,随着机身慢慢上翘,本来对准姜母女王的仪器终端瞄准了糖梅仙子,来不及逃跑的她被自己选择的金光射中,变回了一个小小的塑料芭比娃娃,没有了任何攻击性,也不再有任何思想感觉。这大概是斯塔伯女王设计仪器时留下的仁慈,也变相给糖梅仙子留下了最后的尊严,不必承受灰飞烟灭的痛苦。

可我还是忘不掉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里关于糖梅仙子那个绚烂的出场:她一袭华服,跟山楂公爵和冰雪国王站在一起,闪亮了整座城堡;她见到了斯塔伯女王的孩子克拉拉了,满含热泪的她动情地对克拉拉说,是斯塔伯女王创造了这里的一切,她不想失去所有的美好;她为不会装扮自己的克拉拉挑选礼服,编出好看的辫子;她带着克拉拉去看芭蕾舞剧,乘坐用糖果制作的热气球游览糖果王国。是她,告诉了克拉拉关于斯塔伯女王和四个王国的很多事情。镜头里的糖梅仙子是这样的美丽、善良,如果不是她急着卸下自己的面具,过早暴露出自己的意图,大约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分钟后,故事会迎来这样的尾声——剧中的克拉拉和戏外的我都被这层皮囊蒙蔽了双眼,欺骗了感情。

但我庆幸糖梅仙子早早地显出了自己的本性,使得姜母女王才没有继续被众人误解,蒙受冤屈。糖梅仙子与姜母女王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正邪反转,也使影片《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有了美满的结局,但我只想通过两位摄政王的结局感慨“第一印象”的巨大力量和有效沟通的重要性。

我不得不说,姜母女王的出场实在过于吓人:没有光照的阴森树林里,所有的树木仿佛被施了法术一般全都没有了生机,连马都害怕进入;这个本来叫作游乐王国的地面上,如今所有大型游乐场的设施都停止了运作,蒙上了厚厚的灰尘,那些大眼睛的猴子雕塑、高耸的玩具模型在混沌的空气里愈发吓人;没有多余的人待在这里,大家都喊它“第四王国”;姜母女王就坐在一个没有表情的大木偶里,指挥它前进,通过它发出难听的叫喊:“克拉拉,不要走,我有你要的钥匙。克拉拉……”惊悚的娃娃注视着克拉拉离去,明明是诚心的挽留听起来更像是虚伪的诱惑和赤裸裸的威胁;而那群突然出沒的老鼠听从姜母女王的调遣,在鼠王的带领下时不时搭成“巨鼠”的模样飞奔而来,更给姜母女王的形象抹上了坏印象,仿佛童话里所有的恐怖氛围都赋予了姜母女王。所以,胡桃夹子士兵菲利普跟克拉拉介绍这位“背叛”的摄政王时用了“邪恶”的字眼也不足为奇。

姜母女王第一次与克拉拉面对面的沟通也极为不顺:带着暴脾气的她丝毫没有一点好脸色,没有提第四王国沦落至此的原委,对钥匙的作用和糖梅仙子的为人也不说一句,由此错过了最好的单独解释机会;而凶巴巴的语气也令克拉拉对姜母女王的误会越来越深,顺理成章为糖梅仙子继续胡作非为铺下台阶,使故事充满波折。“一句话能成事也能坏事”大概就是姜母女王被驱逐,四个王国被分化的最重要原因……